

250 million Aboriginal people是二億五千萬原住民而非「二十五億」(頁3)，「憲政結合體」有時用得太多，侵佔了「憲法」這個簡單明了的直譯，而convention除了「常規」這個術語之外，有時譯為「習俗」會比較

通順。最後，謝詞第一句話把「我要感謝幫助我完成《陌生的多樣性》的眾多朋友」翻成「感謝我那些奇特而多樣的好友們所給予的支持與協助」，則真是一個奇特而令人大惑不解的翻譯！

## 網路共和國的民主前景

● 劉靜怡



Cass Sunstein, *Republic.co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網際網路是二十世紀末最重要的科技進展之一，這幾乎已是普獲共識的看法。此一科技進展的獨特之處在於為人類帶來了前所未見的互動可能性與資訊取得窗口，令人難以忽視；此外，大幅提高個人貫徹自主意志的可能性，讓我們如願選擇自己想要閱讀觀覽的資訊，拒卻不願接收的訊息，也是網路不凡之處。不過，正當許多人為網際網路所發揮的個人化 (individualization) 功能稱頌不已，電子商務經營者也為如何善用網際網路科技的客製化 (customization) 全力以赴的同時，美國著名的憲法和行政法學者，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森斯坦 (Cass Sunstein) 卻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在去年出版的 *Republic.com* 一書中認為，網際網路的個人化和

正當許多人為網際網路所發揮的個人化功能稱頌不已，電子商務經營者也為如何善用網際網路科技的客製化全力以赴的同時，美國著名的憲法和行政法學者森斯坦卻認為，網際網路的個人化和客製化特色，會斷傷美國的言論自由傳統，也不見得對民主共和國的健全運作有正面助益。

森斯坦指出：我們長期生活在透過新聞、資訊和意見管道的窄化而強化個人觀點的世界裏，溝通交往的對象便極容易限於和自己觀點意見相似的人，這種溝通交往模式會強化自己未能察覺的偏見，集體形成極端的立場，讓社會上出現「群體極化」的現象，造成許多不必要的社會對立。

客製化特色，會斷傷美國的言論自由傳統，也不見得對民主共和國的健全運作有正面助益。

森斯坦在這本僅兩百多頁的小書裏提出的問題，可以說是既直接又明白：到底網際網路的個人化特質對於民主而言是好是壞？這對共和國來說是否健康？對於網際網路的意義又是如何？針對上述問題，森斯坦的回答偏近於負面。之所以如此，跟他所抱持的民主憲政觀和言論自由觀，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森斯坦在這本書裏指出，當網際網路給我們提供一個可以自主選擇所要接收的資訊、任意拒卻不希望接收的資訊的世界時，無論是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女性主義者或者種族主義者等等，都可以基於自己的選擇，只接收合乎自己觀點、甚或不斷強化這些觀點的資訊。這樣一個可以針對資訊進行完整的系統性過濾的世界，很快會因為網路科技的進展而充分實現。在這個新聞管道轉化成森斯坦所稱的Daily Me的世界裏，我們接收的新聞報導，所認知的事實，極可能都只是經由特定觀點過濾後的版本，我們甚至會讓自己不暴露在得以充分接受各種不同資訊和意見的環境裏。這樣的世界，即使仍然呈現出新聞、資訊或意見管道「多元」的表面，但卻是一種互不溝通和自行窄化的「多元」，和過去至今我們在日常生活的各種行為或互動關係中不時接收到各種資訊和意見的世界顯然有極大的差異。這個趨勢，不但會導致整個社會欠缺對話和討論的結果，還可能讓人們偏執地耽溺於

迎合自己喜好的論述和觀點，懶於思索或形成新的想法或觀念，這種現象對於民主社會的未來，將是個極為嚴酷的考驗。之所以嚴酷，乃在於原先民主社會所仰賴的透過充分對話和討論、針對公共議題進行徹底辯論的機制，在這個世界裏已經遭到架空，大家已經逐漸失去「互相說服和改錯」的機會。

其次，森斯坦進一步指出：更令人擔憂的是，當我們長期生活在這個透過新聞、資訊和意見管道的窄化而強化個人觀點的世界裏時，溝通交往的對象便極容易限於和自己觀點意見相似的人，透過這種溝通交往模式，甚至會進一步強化自己未能察覺的偏見，集體形成極端的立場，讓社會上普遍出現所謂「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的現象，造成許多不必要的社會對立。究諸實際，此種群體極化的現象，並不只是出現在抱持仇恨特定族群立場的群體(hate group)身上，同時也出現在其他比較能夠為社會所接納的諸如墮胎或同性戀人權等議題的討論中，這種現象從英文網路世界針對上述議題所設立的網站數量和內容來看，便不難窺知。換言之，群體極化的現象已經逐漸普遍化，為民主的未來帶來不少疑慮：當我們懶於接收不同資訊和意見、懶於對話時，當我們逐漸聚集成群、出現群體極化的明顯傾向時，當我們逐漸失去互相說服和改錯的能力時，慎辯熟慮的民主生活，自然也就難以實現。美國憲法史上著名的大法官布蘭代斯(Louis Brandeis)曾說過：「疏懶的人民是自由最大的敵人」(The greatest menace to freedom

is an inert people) ，這句話或許有值得再三省思的價值。

森斯坦認為，若單純以「市場」的角度理解網際網路對言論自由的面貌所造成的衝擊，會有盲點。他認為觀念或政策主張並不像一般商品，純粹以私人的購買和消費為最根本訴求，在民主社會裏，資訊、意見和討論的終極目的，在於幫助我們藉由彼此之間的溝通對話和教育啟發，尋得事實和真理，進而形成較佳的公共政策。因此，面對一般市場上的商品，政府固然應該盡量採取放任競爭的立場，但是，對於資訊和意見這種對民主共和國的公共議題和未來走向具有牽引作用的「商品」時，政府是否應該一成不變地抱持不予干涉的態度，就有相當大的斟酌空間了。

換言之，就森斯坦所觀察到的網際網路現象來說，他認為政府的確有必要介入，以維護共和國的民主程序與秩序。森斯坦針對上述現象引發的流弊所提出來的解決方案，包括補助以鼓勵背景分歧的公民進行深度辯論為宗旨的網站，甚至要求網站——尤其是意見立場高度明顯的網站——必須負擔連結到抱持不同意見立場網站的義務。當然，在民主憲政國家裏，諸如此類的補助措施和強制手段，大多需要透過立法機制予以實現，而此種規範模式的提出，則無異於在網路時代裏復辟了過去適用在傳統廣電媒體上的平等報導原則 (fairness doctrine) 。簡言之，面對社會共同經驗的連繫力日趨薄弱的網路時代，森斯坦所提出的對策方案可以說是相當強烈的——透過政府管制

手段，讓我們獲得生活在更為多樣的意見和資訊環境裏的機會。

不過，此種被森斯坦視為矯正網路共和國偏鋒的規範模式一旦實現，是否會引發更多可行性的爭議，甚至涉及「政府補助特定言論」、「強制人民發表非自願性言論」或「強制人民以積極行動默認立場不同的言論」的違憲辯論，卻都值得思索再三。畢竟，目前網路上常見的各種過濾工具固然有限制效果，但是，強制連結或接收和自己立場截然不同的意見，又何嘗不是一種限制效果極強的手段；而且，如何判斷哪些資訊和意見應該獲得補助、哪些應該獲得強制連結的地位，都將是具有爭議性且極難解決的問題。甚至，可以想見的是，森斯坦這種管制意味甚濃的主張，將會被不少緊守網路自由放任傳統者斥為保守反動，並成為群起攻之的對象。

在一片不是歌頌網路、就是將網路污名化的喧聲中，森斯坦這本小書的確是個力求平衡又能引人反省的聲音，即使書中有不少重複的論述，卻仍然值得一讀。森斯坦在這本書裏處處顯現出其對民主共和國未來的深度辯論和思考日趨淺薄的憂心，提出網路科技激化意見立場的窄化和極端化趨勢，對社會共識的凝聚可能造成負面影響。不過，退一步想想，或許我們也不盡然要全盤接受森斯坦的主張：面對網路世紀的來臨，面對近年來網路所引發的種種爭議，我們固然不該過度天真樂觀地將網路上所出現的大量資訊，當做史無前例、開闊無邊的言論天地，又或是將之視為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獲得充分實現

面對社會共同經驗的連繫力日趨薄弱的網路時代，森斯坦提出政府應施以管制手段，讓我們能生活在更為多樣的意見和資訊環境裏。其實，森斯坦的意見似有過度悲觀之嫌。或許，首要問題應該是：如何透過教育機制強化社會大眾對公共議題的認知和關切，否則再多的政府管制措施都是無的放矢。

如果某個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人性的疏懶，那麼，如何克服這種集體疏懶當是我們最重要的共同議題。當這類集體疏懶獲得紓解，身處現實世界和網路世界交錯地帶的我們，仍然可以從現實世界裏獲得暴露在多樣資訊意見下的機會，不會狹隘地受限於網路所傳達的訊息或意見。

的明證。其實，森斯坦的觀察心得也有過度悲觀而過早觸及政府管制必要性之嫌。或許，所有問題的根源，都在於環繞在我們周圍——不管是在網路上，或者是在網路外的實體世界裏——的芸芸眾生，是否具有足夠的民主素養，得以認知到公共論壇和公共議題的重要性。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話，那麼，如何透過教育機制強化社會大眾對公共議題的認知和關切，應該是首要問題，否則再多的政府管制措施都是無的之矢；如果，某個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人性的疏懶——因為對公共領域欠缺興趣和關懷，因而懶於甚至拒絕接收不同於己的資訊和意見——那麼，如何克服這種集體疏懶，當是我們最重要的共

同議題。當這類集體疏懶獲得系統性的紓解時，只要現實世界的資訊和意見流通管道不受到系統性的過濾或扭曲，日常生活依舊身處現實世界和網路世界交錯地帶的我們，仍然可以從現實世界裏獲得暴露在多樣資訊意見下的機會，不會狹隘地受限於網路所傳達的訊息或意見。同樣地，關切公共議題的我們在流連網路時所抱持的開放態度和好奇心，也應該會自然引導我們不斷增加瀏覽網路時和他類資訊、意見相遇的機率。在這樣的思考下，森斯坦針對變化快速的網際網路世界討論，針對言論流通方式進行管制以維護民主共和國言論自由傳統的建議，可能就不免失諸過度焦慮和急躁了。

## 問題批判與價值重建

### ● 楊俊薈



王岳川：《中國鏡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時下大陸學界風行文化研究，這既是上一世紀餘音不消的文化熱的延續，也是理論話語的再度更新。坊間標明此題的出版物出得多、售得急，原因在於無論學人還是讀者，都希圖盡快捕捉到文化轉向之後的新趨勢，然而，細檢之後